

第五冊

國外遊記彙刊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時余



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十四

匈牙利遊記

匈牙利遊記

游生原譯

鐵樵

自余接匈牙利人。類皆誠實。講吉。遇外人尤感。慰。間亦不循此例。然絕無而僅有。語言不通。則爲覓舌人。欲遊某處。則爲引導。搜采畫片。則多方相助。惟力是視。余遊歷海外。采風問俗。終年僕僕。不憚煩。接外國人至夥。卒無如匈牙利人之優待外賓者。洵難得矣。

余抵不達伯息之日。識一同寓婦人之精英語者。其明日婦來。謂將赴城中某處。知余欲往遊。邀與同車。欣然從之。不達伯息爲匈之首都。其繁盛。英美人皆稱道之。城中街衢平坦整齊。市塵極比。行人如織。雕刻品之精者。存在遇之。有橋六架。多橫河上。工程精美。爲他處所。所未有。途中恒見以革帶係頸。懸籃於背。負以趨者。爲販賣。創量。嗣乃知其俗如是。業小販沿途叫賣者。皆如

之籃中藏有糖果麵包等多許。不虞折頸絕吭也。其他與吾儕異致者。則爲廣告。商肆窗間之玻璃。恒繪彩圖。肉肆。五金肆。靴肆等。皆象物圖形。酒肆則繪玻璃巨觥。滿盛酒。泡沫儼然。奪繪華美。少作豪飲狀。咖啡店最多。入夜。座客恒滿。有音樂隊奏曲。其國多遊民。治音樂者。亦遊民之一種云。

不達伯息附近。有村名星各堵者。余于某日往遊。同寓之匈婦。爲余舌人。星各堵去首都不遠。可謂匈之模範村。他處之建築風俗。皆取則於是也。村中皆平屋。無樓居者。牆白。瓦覆以荊莢。外圍木柵。柵有門。其內爲廣場。場隅有井。井上設桔槔。比戶皆然。無或自異者。婦女衣長可蔽膝。而短袖。幾類半臂。胸際圍毛織巾。兩端繫背。後腰極闊。腰絕巨。無纖纖楚楚者。則著袴多也。余曾見一婦著十八袴。袒裼多袴。殆彼中之高髻廣袖歟。男子下體亦臃腫。其袴以大幅布摺疊爲之。類綢緞而厚。歷粗至三數圍。以丈口爲治。不磨痛也。

翌日余更至一村。曰沙洛克薩。始見匈之遊民。其人居田野間。張小幕。幕外男婦童稚十餘人。席地高枕臥。時秋風砭骨。強半皆裸裎袒裼。聞有冬令嚴寒。亦復無衣無褐者。其童稚衣紅綠色布衣。男子亦然。衣紐絕巨。作銀色。婦人則編髮作豚尾。其端飾以銀錢。吾欲令其聚而攝影。堅不可許。以金錢始欣然。金錢之爲物。洵蠻貊可行者哉。余等皆操英語。突如其來。彼等驚顧愕眙。如山鹿之見人然。余伴告予。彼等竊竊私議。謂客之衣飾殊值錢。他無可取者。蓋奈伴御一手釧。上嵌鑽石多許。石雖小而閃爍炫目。宜彼等見金不見人也。遊民多貧苦。如吾攝影中第三圖（圖略）則固甚富有。壁間帷幕頗美觀。圓桌間之瓶。亦銀質者。其高臥桌後者。爲其羣之長。余至其前。彼欠伸道歉意。謂有病恐失迎。迺似亦非不知交際者矣。

匈牙利全國遊民。可二十萬人。居無定所。終年轉徙流離。大隊所過處。牛羊蔬菜。任意取携。值山僻中有隻身

行旅。則剝奪其衣服。或以毒針刺兩眼。二日卽斃。無可救藥。以故遊民所聚處。左近村落皆戒嚴。其散而四方者。爲人修補釜甑。亦復徇儉鼠竊。無人已權界。蓋蟲害馬。法律不足以繩之。有如此者。沙洛克薩所見。略似星各塔。惟村落較大。荷蘭人僑居於此。置購田產者頗多。生活亦發達。余欲覘其農業狀況。登高眺望。見有跨邱屋頂。持遠鏡四矚者。異之。詣其前。嗣乃知爲護田者。其人見客無因而至。努目睥視。嗣審余等志在攝影。乃自覺其可憎面目之不堪入畫。亟易其態度。圖中茆屋乃馬廐。有馬一頭居其中。攝影時其人堅欲牽出。殆自矜其富歟。右方一物。形似神龕者。乃界牌云。

余逗留不達伯息數日。更至得伯新。匈牙利第三都會也。快車五小時而達。地勢窪下。多林藪大澤。民風樸鄙。去城二十五英里。有大牧場。面積三百方英里。而強牛羊犬豕。繁息其間。牧場附近有公園。在四十方英里之深林密菁中。景物殊幽邃。郊園平野間。禾黍累阡陌。殆

亦農業國也。其足引遊客注意者。爲菜市街之兩邊。陳果蔬。魚肉。鷄鴨。麵包。麵包絕巨。每方丈許。一物主人守之。其主人。女人也。購物者亦多女人。魚貫行街中。流目左右顧。余遊得伯新時。秋陽皚皚。彼等咸張傘蔭日。望之如長棚然。婦女之齒較長者。恒持長烟管。態度暇逸。御草帽。帽下襯以巾。下垂被肩際。殆帽式之流行者。其纍然負於背者。非他重物。僅一枚麵包耳。余在得伯新復得一友。偕予遊鄉間。始見其所用牛車。牛角絕巨。每一車須牛二頭。常有數十乘連綴而行者。有小村。口梅葛泊於其地。值兩農人。兩人蓋父子。子絕肖其父。衣裳軟帽。及所負農具。無不同者。

去得伯新一日程。而至拉得托。匈牙利之高原也。所乘爲公車。至迦撒站。例須換車。余以爲尙遠。傍晚詢諸人。則已過三十里。急雇車折回。抵拉得托。晚九時矣。當余易車折回時。一少年操英語求附載。余喜諾。問所業。爲拉得托某旅館書記。兼職甚多。交際頗廣。轉詢國籍。余

俱告之。因勸余遊蒲斯英。且爲作介紹書。頗得其益。是日途程偶誤。亦塞翁失馬已。

蒲斯英爲一市鎮。在拉得托西南佛格山谷間。火車六時至。其地有溫泉可浴。外人多知之。居是地者。爲司洛法民族。其俗勤苦耐勞。土產甜菜爲大宗。蓋用以製糖者。收穫時。婦女皆入田工作。其嬰兒有懸床狀。如布口袋。工作時貯兒於中。懸之樹間。在火車中眺望。見村莊叢樹下。有懸掛累累者。皆是也。此則外人見之。不能不詫爲罕見者矣。其庖廚。冬日在室內。夏日則在室外。蓋畏其熱也。其在室中者。布置殊佳。可以炊爨。亦可當暖爐。惟如是。故夏日必置之戶外。司洛法族人。善良守法。爲他人所勿如。然亦有敗類。其懲惡之法至佳。羅馬教堂前有石柱矗立。柱下有鐵環二。高至四五尺處。復有大鐵環一。有爲鼠竊狗盜行爲者。則鎖其足踝及軀體於柱之鐵環間。而使持所竊物於手。暴其罪惡。犯者無咎責之苦。而辱甚於咎責。收效亦多於咎責。洵良法哉。

柱間勒有銘語。譯意爲我不需若來。然若如枉顧。吾則款留之耳。

余遊匈牙利。遇平民結婚者二次。新人之頭部。被紅黃色大幅綢。非帽非衣。其上有闊寸餘之帶多許。其長則自頂及踵。腰間繫白棉巾。至胸前作巨結。巾兩端下垂。與裙齊。蓋所以束多許帶。使勿爲風吹也。又有陪新女子三人。其衣亦多帶。著惠靈吞靴。新郎色莊。無得有喜色。其禮服與常人無異。惟靴製異耳。余曾至新人家。覘其婚禮。見遊民樂隊。奏樂於庭。親友咸集。新郎新婦出。人各飲酒一盃。新人則須赴教堂。於是新郎前導。男賓隨於後。樂隊繼之。約逾五十碼。新婦領女賓。樂隊繼之。其餘更有多人。或先之。或後之。若相護從者。則親朋鄰里之爲賀客者也。且至教堂。樂隊趨門之左右。側足駢立。作兩行。新郎新婦者昂然入。牧師讀聖經。兩人宣誓。言已。牧師則各加以同心結。降階出。新人之教母立門側。手持糕一方。新人過。予之。新人出。分其糕爲小塊。分

贈親友。俗尙謂糕分塊愈多。則齊眉偕老。唱隨意久云。厥後新人慶弄璋。則教母者。須負大麵包。親往賀之。匈牙利有著名之堡曰西聖。由蒲斯英附火車至法格力。然後雇馬車往。堡在山巔。曲折由小徑而登。程途殊迂遠。遊人至此。輒喘汗。所以著名者。非因景物幽勝。爲有慘酷歷史也。相傳一六二四年。山中有婦曰耶利薩伯。美而艷。彼欲常保其美艷。不知何所根據。謂女童血浴體則不老。於是以雇婢爲名。誘女童入堡殺之。前後幾六百人。後有女子入此。爲其情人偵知。冒險救出。其覆遂發。耶利薩伯卒戾死云。余去蒲斯英至索而那鎮。有弗格山谷。名勝地也。自鎮至拉極。徑弗格河處。有異石。相傳能幻形。必徒行方得盡覽其勝。余往時。適大雨初霽。道中水深沒脛。背負攝影器二。鼎足架一。顛躓行泥淖中。困苦不言可喻。顧景物之娛人耳目者。定償吾勞。衆山合沓中。嶺有晴雲。林有新綠。蒼翠之色。在襟袖間。婦女耕耘於山。跌田間懸床。歷歷可數。是殆天然佳

● 境。人工不能造者。然愈進則愈異。迤邐至所謂異石處。不覺徘徊瞻顧。令人不能遽去也。

石能幻形。顧其性質專屬宗教。山中巨岩。巍然人立。多乃無算。其爲狀隨所意擬。謂似何物。無不酷肖。獸蹲者如祈禱之牧師。矗立者如僧衆。兀峙者如教堂之小塔。山峯之石。且能幻爲主教。作集會宣教狀。儀態宛然。見者且肅然起敬。特不能言耳。凡此固屬心理。然其所以者。乃限於宗教。亦可異也。此等異石。人行蹊徑中。可見者一英里許。截然止絕。佳之風景。繼之山輝川媚。道每折。景則改觀。移步換影。有非筆墨所能罄者。

行抵拉極。殊快意。擬餐後附四鐘汽車返索而那。詎拉極爲邦人避暑處。非盛夏則無塵肆。搜尋久之。方得果腹。既而徐步街衢間。值一司洛法人。和藹可親。又善英語。語予此間一年中。惟夏令爲盛。即汽車今亦停駛過半。今日往索而那之車。須八時始開行也。余本擬是晚九時離索而那。是何能待。乃徒步過橋。

傍晚五時。抵索而那。渴甚思飲。過一旅館。門前立二人。見余于來。操不純之英語相詢問。辭意似殷勤。余本思飲。乃昂然入。及視旅舍與附連之餐室。則皆洞黑如漆。門皆扃焉。余以髮種種。急欲修之。乃出而覓理髮肆。不得。街頭亦寂無人行。異之。急回余之旅館。亦復闕焉。無人。後入庖廚。則有一廚娘。臃腫。爐側倚間。爐火已熄滅。余向廚娘索飲食。以手作勢示意。廚娘瞠目視余。一如向英人索法之肝油麵包。北美之肥鴨。茫然都不解者。思用他法。令會余意。忽門闢。一少年翩然入。衣服整潔。前此未見其人也。少年亦不解英語。然穎慧。審余手勢。即導至鄰之咖啡肆。始得療饑渴。已乃集行李。晚八時半。擬附汽車去此岑寂之區。而車無從雇。適少年又至。審余意。乃召一婢來。爲余肩皮篋。攝影器則自負之。既至車站。給以值。婢稱謝而去。索而那鎮既無貿易。又無處雇車。意他日必不如是。然余匆匆首途。未能探其究竟。亦一憾事。計是日非斷食節。更非祭日。豈市況

肅索至如此乎。

翌晨更抵不達伯息。下午附車赴米蘇姑佛。匈牙利京東鄙之村也。車行四時達。得伯新某醫士嘗慫恿余遊此。謂君苟往。斯此行無缺憾。此余所以往也。米蘇姑佛係平原。土地肥饒。農產殊豐。風俗樸愿。男女皆勤苦耐勞。屋舍亦整潔。其衣製離奇。匪夷所思。廣袖幅帛。大乃無朋。臂若下垂。袖則掃地。腕際最闊。裝飾最多。遍體用羊毛繡花作彩。胴衣色黑而短。附鈕三排。分置左右。腰繫黑色帶。長裙下垂。裙下半繡彩花者。禮拜日所御衣也。少年男婦。長裙恆不去身。帽黑色而軟。飾人造花或烏羽。其大袴惠靈吞靴。畧如他村。袴尙自製。繁費不易爲。恒於農隙或晚間製之。製袴有大木架。農家皆備。每製一袴。須線甚夥。此間婦女之衣。華麗反不若男子。且較簡便。以女子與男子較。男子則龐然臃腫。女衣袖窄而短。緊縛肩際。視男衣之寬博適相反。胸前之衣。多摺疊紋。加鈕扣。自腰以下。懸博帶。其俗女子非嫁不冠。新嫁娘

首飾有鑲金者。時或加以彩布或人造花。婦人普通之冠。形如圓錐。髮藏冠下。其覆絲巾者。爲出行必具之條件云。

余在米蘇姑佛時。有二女子。爲余通譯。二女蓋姊妹。嘗居美國。故操英語甚純。女子謂余。村中二富民將結婚。儀式甚盛。必有可觀。余等乃至新娘家。時庭中已集婦孺多人。皆禮服。即前所謂禮拜日服也。室中賓客頗多。有女賓數人。謂是厨娘。踉蹌往來無停趾。室無窗。黑暗已甚。竟不能攝影。數分鐘後。有遊民樂隊至。悄然分坐庭中。各整其樂器。厨娘者。乃一手提壺酒。一手提麵包。分贈於衆。衆受而啗之。不足請益。益予之。饜而後止。旋有二車至。每輛駕三馬。馬繫一小旗於耳。首戴麵包。聞此車中運嫁裝者。米蘇姑佛之風俗。女出閨。母必贈以床若枕。枕大者一。小者六。此床枕專爲奩具。平日置不用也。是日之新娘。故富家女。床枕倍常數。又有二巨筒及他器用。二車爲滿焉。陪新者三人。其首飾至奇異。陪

新亦必新嫁娘。又侍婢多人。以盤承花。傍車徒行。

余携攝影器先至禮拜堂俟之。新郎至。態度略如蒲斯英所見。禮服簡單而華。襯衣有白色長袖。飾以繡花。裙甚短。質爲羊皮。下緣角圓。作「」字形。其四圍亦飾羊毛。若流蘇然。外褂黑色。冠頂插烏羽。匈人習慣著外褂。恒置袖不用。新人亦然。踵至者爲新嫁娘。羣雌簇擁以入。衣禮服。戴大冠。堆人造花。高可十四英寸。望之巍巍然。手携白巾一方。此亦習慣。婦人赴教堂。常如是不獨行。婚禮然也。余通譯之女子。與新婚夫婦故相識。因得至其家攝影。余先新人往。庭中一方圍短籬。樂隊在其中。門內二老婦席地坐。置巨盆於膝。盛肉糜粥。舉而啜之。余去米蘇姑佛時。於旅館前見一車。駕牛四頭。牛角絕巨。余足迹徧世界。除在葡萄牙之荷坡多外。未嘗見有大如此者。

去米蘇姑佛至門槽。得禮拜一大市場攝影。門槽距俄境不遠。去加里細亞尤近。鎮中居民。幾盡猶太人。自加

里細亞來者。各種營業。皆歸其掌握。四鄰之民。亦係司洛法族。惟風尚與弗格山谷之司洛法族民異。雖酷暑男女亦著羊皮外褂。長可蔽膝。不知何所取義。居民皆務農。門槽市場多果蔬雜糧。生活狀況。殊不寂寞云。余於此忽值意外。事亦平淡。惟有背匈人優禮外賓之旨耳。余始懷介紹書謁市長。屢不得見。乃至警署。要求准余搜探畫片。蓋每至一村鎮。此等簡單之周旋。不可免也。不意警長遇我漠然。且令將攝影器二具。封存署內。而給余一收據。曰。明晨來署。事當解決也。

余按時往。不值。復往。復不值。其代表操英語曰。近鎮之堡壘。乃與俄接壤處。必特別警備。又曰。時如今日。吾等視外人皆如偵探。其往不達伯息。要求內務大臣給特許券。然後來取攝影器。余思自此至不達伯息。須一日程。無端多一往返。殊無謂。心惡之而無如何。第三日晨。警長忽返。余攝影器。限余卽日出境。許之。而汽車須下午始開。乃派一兵尾余偵動靜。嘗兩至余寢室。旅館主

人及僕役。款之甚懇摯。余亦爲攝一影。示無介蒂也。翌晨抵不達伯息。逕造英使館。述其事。派人至總警廳詰問理由。答稱外人遊敝國攝影。無須證券。惟有少數橋果堡壘。或禁止外人攝影。然今非其時。此係該警長誤會。殊爲抱歉云云。由是言之。門槽之警長。辦公似過慎重。然行其職務。不足責也。時秋盡冬初。天氣寒暖不定。余逗留不達伯息數日。遂返英倫。

鵝寄客

鵝寄客

匈牙利首都陂陞 Budapest 爲兩城歸併之和合城。猶之中國福建省會。合閩縣侯官爲閩侯。相傳古時山陂有石灰竈。陂突 Buda 字源。意卽爲竈。而對河陞市 Pest 之稱。源出斯烈夫語。Pest 意謂竈穴。兩字意義相重疊。猶之西伯利亞之貝加爾湖。釋其字義。實爲白海湖。沿用既久。亦不以贅複爲詬病。陂陞兩城如棋盤。以多瑙河 Danau 爲界。陂突爲老城。陂陀起伏間。有王宮及外交財政各部衙門。建立山頂。衙署附近。舍官

府吏役外。交通不甚殷繁。大有宮門冷落庭院無人之感。但自王宮後。憑欄下矚。樓臺燈火。氣象萬千。多瑙河彼岸之陂市。地勢甚低。正如墮陞。向前開展。陞市街道第四區居中。五六七八九等區。環列其外。道路排列。作扇面形。閉目思之。如見蛤蜊精華所萃。盡在乎此。而陂突城之第一第二第三等區。不過沙土間一頑石。相形之下。似大有分別也。匈京陂陞。夏季極熱。遊散道左。可聞香檳酒開瓶之聲。棲阜流民。Ziguner 銅鈸提琴之演奏甫息。聽衆鼓掌聲。連續如機關槍施射擊。匈牙利之小麵包最精美。有長圓者。有作牛角形者。有似中國細點小雞蛋糕者。而以圓形之細麥 Zsemla 麵包爲尤著。奧國亦有纖柔之細麥麵包。德文譯音爲 Semmel。然其製遠遜陂陞。調合咖啡之乳酥。與豐腴之盤餐。亦以陂陞爲美。是以綜括言之。法京巴黎。最擅時裝。德京柏林。便於營業。奧京維也納。長於手工藝術。匈京陂陞。則惟娛樂爲最適。陂陞雖經過激黨之大

變有四種生活。依然如故。一爲浴場。二爲咖啡館。三爲總會。四爲雜劇。維也納之草場街。Parker-strasse 真可代表陂陀街市。平衢寬廣。如川渠春漲。盡爲娛樂事。所充塞。浴場。咖啡館。消夜場。棲羣族音樂演奏及雜劇等。靡不具備。

歐戰以前。奧匈原爲一國。匈京事物。頗多師承奧京。而略加轉變者。此亦觀察奧匈兩京極有趣味之資料也。奧京盤餐。『稀溜炙』Wiener Schnitzel 最著名。而在匈京變爲辣肉。奧京娛樂地。有傀儡戲草場。而在匈京改稱城市山林。奧京張貼五彩廣告之圓柱。繽紛耀目。電車經行其間。如夜間娛樂場所之燈光。恒與車前電炬遙相映照。匈京亦有此場。惟於道旁長林圓柱間。加設紅色郵箱若干具。居中植立。如我國舊時民家當門而設之香案然。自更覺其熱鬧。又在維也納。城市中。心距多瑙河略遠。河岸清寂。僅用之爲浴場。而在陂陀。多瑙河幾占城市繁盛區域四分之三。河畔大建築大

旅社林立。最足令人注目者爲議會。過客常言身抵柏林。不能不一乘地道電車。抵維也納。不能不一見聖臺望寺。St. Stefanskirche 而抵陂陀。實不能不往議會一行。匈人士在咖啡館閒話。第一事論銀價。第二事卽及議會。所談者非世界大事。乃其自家門內事。議會旁聽席。坐上客常滿。人民諦聽各代議士爭論甚細心。惟外來之報館記者。深爲厭倦。有時從窗間遠矚多瑙河。各以已意。以匈京與他城比較。中一人言。此境似土耳其之君士坦丁。又一人言。極似義大利之宜下泊。Vigevano。第三人曰。不然。只此一陂陀。無他城可以爲喻。平心而論。第三人所言頗中肯。予今以陂陀事物。略加解釋。所謂總會。卽不公開之咖啡館。有時似衛生館。并似戲樂雜陳之客喜處。Cafe。其內附設寫字室。閱書報室。餐室。糖餅店。理髮店等。若讀者諸君。欲令此總會中。再添卸衣間。遊泳池。藥浴房。打彈子房。修指匠。修脚匠等。卽化爲匈牙利式之浴

場矣。其所謂浴場者。建置方法。直如大旅社。餐館咖啡館。郵局而外。並備宿舍。助以園亭樂黨。令人居之。逾年不倦。凡自此等浴場出門時。新燙衣服。新剪髮。儼然成一新生子。他地所不易得也。今波隆城首屈一指之陸市林稼商業銀行。Pesti Magyar Kereskedelmi Bank 卽爲一大浴場改造而成。光華美麗。勝過倫敦英倫銀行。遊波隆者如能一履其門。雖未享受浴場閑福。亦能想見彼都浴場之大規模。綜括言之。波隆城市之盛。實合議會總會咖啡館浴場四者而成。此四者。又彼此相關連。可得謂之甚巧矣。

匈京最著之礦水浴。在兩城中央之麻姬島。Margit Island 島以王姬得名。王姬終身不嫁。就島上一禮拜寺爲尼。樂善濟貧。並常爲人療病。匈民感其惠。尊之爲聖麻姬。神功令德。千古常留。其爲婦孺傳誦。又可聯想及於中國之麻姑仙。外客抵匈京。心目間接觸最多者。爲波隆特產汽水之麻姬 Margit 牌號。千百年匈牙利。

利。動人感念之人物。剩此一麻姑。猶彼四十八洲北美合衆國。隨處可見之而影。祇其第一任大總統華盛頓。人生幻忽。天理循環。爲善最樂。於茲益信。

捷克斯洛伐克遊記

伯弟遊驛記

鷗寄客

東部歐洲。羣雄分立。五方雜處。自經世界大戰而後。更有開基創業之「捷克」「斯洛伐」「斯洛伐克」Czechoslovakia 兩聯國。與改絃更張之塞爾維 Srbija 赫爾發 Hrvatska 夷爾華 Slovenia 三聯國。民族色彩判然明瞭。捷克都「百納」Praha 斯烈夫都伯弟斯烈夫。Bratislava 塞都白郭。Becgrud 赫都陟谷。Zagreb 夷都露濃。Ljubljana 各有其歌詩史傳。報章書籍。積時已久。成見甚深。對於外方民族。恒以其所特有之語言文字。炫異鳴高。視我中國二萬萬方里。四萬萬人民。同種同文。亘千百年而無間隙者。不可以道。

里計。

近數年間。旅游東歐最感不便之事。一爲國境繁複。行裝檢查。損時費力。二爲民情浮薄。金錢主義。漸由北美洲傳遍全世界。三爲民族語言。互存畛域。舊有地名。半經竄易。最可異者。如斯烈夫首府。德文名迫堡。Presburg。匈牙利文名波永。Pozsony。斯烈夫文名伯弟斯烈夫。Bratislava。意謂「斯烈夫族之兄弟」。英法等語。又不知變作何等字形。有時購車票向某地。竟不知前站作何稱謂。信屈聲牙。無奇不有。

伯弟昔時處境極恬靜。查閱大字曲。所以詮解「伯弟」者。謂其地有故宮遺址。大禮拜寺。電車汽浴場等。並有兩家醫院。與一種大希望。大希望一語。至竟何所取義。今尙不得而知。惟就大戰後情形論。今之伯弟城。眼前事物。確乎漸見增盛。其地臨多瑙河。Donau。爲內河一商港。有船舶幾艘。水手幾名。貨機幾間。並有由捷克斯烈夫中央政府特設之內務部衙門。臨江開

府。儼然爲「東方門戶」。捷克爲東歐物力最富之新邦。伯弟附近。平曠沃壤。農牧豐贍。彼此聯合。無在不呈欣欣向榮氣象。故城市間。閒散人聚處之咖啡館減少。而忙碌建築之大銀行。忽見增多。車站近處空地。高樹斯烈夫銀行。Slovenska Banka。新屋基之大木牌。大道轉角處隙地。盡爲各銀行新置業產。此等情形。適與深被重創分離破碎之德奧諸城相反。

伯弟人士。喜製填鷲粟米之眉彎麪捲。與杏仁面之牛角酥。在世界大戰以前。蟄處家園。飽嘗鄉味。每醉心於奧京維也納。匈京波隆。Buda-Pest。之繁華。而臨風嚮往。今則捷幣高漲。奧匈兩方。經濟窮蹙。區區伯弟一小城。大足以富利驕人。伯弟距奧京近。有電車可通。有捷幣一千古倫。即足赴奧。昂然自命爲百萬家財之巨室。小城風俗。向甚簡樸。自進爲都府後。競趨繁縟。模仿奧匈。捷三京時尙。無微不至。內河一商港。頓呈世界性質。如「早晨好」見面之詞。捷克語。斯烈夫語。德語。匈

語俱有所聞。又如報紙自百納城至者爲捷克文。居民不可不讀。而在本城發行者如德文邊驛 *Grenzboten* 日刊。匈文工報 *Munkas-jurnal*。斯烈夫文「斯烈夫政聞報」*Slovanska Politika* 俱爲家常必備之物。往年巴西報紙。譏刺某國僑民之不肯與人同化。謂其國寄居海外。衆僑商小兒上學。照巴西定律。應習葡文。爲實用計。應加習英文或法文。而又須兼習其本國文。如此用功。未免太苦。予則謂如「伯弟」城人民兼看數種文字之報紙。亦未免太勞矣。

伯弟城有一問題甚趣。卽何種民族在彼占多數也。捷克方面。謂匈民所占數目。不及全部人民百分之二十。匈牙利人方面。謂尙不止百分之二十。內地報紙。有時不易多得新資料。則借此問題。互相爭論。各張旗鼓。亦一時之盛也。城中自動車日來漸見增加。在平居無事時。居戶族派不同。往還頗鮮。有此車輛。正不知作何處用。惟在外國大人物蒞臨之時。則內務部大樓。重加洒

掃。居民整冠易服相聚合。款接過客。如迎久別重逢之至親。良友歡迎演說。大旨千篇一律。無非謂希望外來投資。俾得振興一切事業。此等奢望。未易速達。處此金錢主義時代。希望吸收外來現款。正不徒伯弟一城爲然。

伯弟有古堡。據小山之上。其形勢似龐然大物。迫壓全城。多瑙河環曲過其前。復有支流旁出。明漪清淺。修蔭婆娑。此中別饒幽趣。距河岸稍遠。原野間大道。可直達奧境之「下東山」站。 *Boh. u. Nieder-Oesterreich* 沿路盡胡桃樹。經秋結實。行人常採摘數枚以去。捷克斯烈夫境地利之隨處充積。殊令人徘徊繫戀。然一念過境時關口查驗之苛。又不禁代彼遊客長歌行路難也。

丹麥遊記

丹麥森林觀察談

鄒宗孟

譯者按我國人士。近知林木之重要。大聲提倡。固不乏人。然實行組織會社。培養森林者。闕焉無聞。其所以遲疑觀望之故。殆未獲見林木之真益實利歟。嘗考林木之有益於人類。不第幹可爲棟樑。枝可爲柴薪。葉可以糞田已也。調和氣候。使雨暘詩若。易瘠土爲膏壤。亦惟林木是賴。如近來陝甘一帶。頻年旱荒。未始非該處人民。不知培養林木之結果。今閱是篇。亦可知興辦林業。烏可緩哉。

(上略) 今以丹麥之瞿蘭地方而論。四百年前。瞿蘭人之毀伐森林。無異美民今日所爲。當時該半島之中央。及迤西一帶。土地本不甚膏腴。嗣因林木日衰。更變爲一片黑土黃沙之荒區。而住居該處之人民。亦不知林木有益於人生非淺。坐視其毀滅。不思挽救。後竟因土質日磽。出產日減。不得不離而他徙。迨十八世紀中葉。居民之遺留於該處者。寥若晨星。均依沿水道之一帶草地而居焉。馴至此種草地。亦因雨水稀少。水道日

涸。致有日就荒蕪之象。該處氣候。本溫和溼潤。至彼時則變爲乾燥酷熱。該半島之東海口。暨附近各地。本爲沃壤。嗣以林木之被毀。徒使土質日瘠。迨十八世紀。遂因林木之涇沒。而受其極危險之影響矣。迨十九世紀。瞿蘭人民。恍然於土質之日瘠。良由於林木之涇滅。遂於西歷一八零五年。請政府頒諭禁阻。於是所有劫餘之零星林木。僅得保存。其已毀伐之處。則合資僱人復種。如是者幾六十年。而政府亦極力贊助。然其結果不甚良佳。蓋當時瞿蘭之東海口一帶。以土性之優美。經此一番培養。已林木葱鬱。麥苗遍野。而西部中部一帶。仍極目黃沙而已。總計當時丹麥之全國土地。不毛如沙漠者。約五分之一。而開墾不完者。則較此尤廣也。

開墾荒原。培植森林。既屢屢無效。致該處人民。見徒耗金錢精力。於事無補。不免大失所望。然當人民正萌退志之際。有達耳加大佐者。爲軍事工程隊官。復喚起一

般人民注意此業。達君之爲人。精力才識。均超儕輩。而又熱心愛國。知欲爲此事。非可立觀其成。或卽望其盈利。須引起人民之愛國心。方能有效。此時正值丹麥兵事之秋。適爲此舉之良好機會。蓋一八六四年。丹麥爲普國所敗。喪失許爾施漢斯汀二省。舉國喪氣。

達君遂乘國家創巨痛深。人心思奮之會。乃引起一般人民注意培養森林。恢復荒土。俾收桑榆之補。並於一八六六年。發起一丹麥墾荒會。並懇政府捐國帑相助。此會初時經費甚絀。後則年增一年。而私人捐款。亦甚踴躍焉。

然人民之愛國心。旣被激動。而浮沙荒土之上。宜以何種樹栽植。尙待研究。於是達君擇中歐洲之山松。Picea Montana 試植之。蓋山松雖遇風寒溫燥。不減其蕃衍傳殖。且枝葉密布。濃蔭蓋地。足可滅絕荒地之野草。旣而墾荒會。又發見山松爲培養附近杉樹之佳料。同一地也。如杉樹獨植。則枝幹發達。異常遲慢。如以之

接近山松種植。則發達極速。於是墾荒會遂基此理。立一種樹新則。以山松與杉樹雜種。山松一株。與杉樹一株。或數株。相換而種。各按土性之相宜而定焉。未幾。又發見山松固爲培養幼年杉樹之佳料。然杉樹生長極速。所佔面積甚大。其枝幹之發達。因與山松接近。未免爲其妨礙。乃試將山松在幼年時代。卽以斫下。以覘杉樹之生長如何。然其生長。仍活潑不減於從前。且蓬勃蓊鬱。繼長增高。似植於膏土之上焉。

此理爲達君之子達耳加克理斯慶所發明。其子固森林學家。受役於墾荒會。爲該會領袖之一。畢生從事於乃父所發起之事業焉。墾荒會自得此種樹新法後。遂以山松與杉樹相換而種。迫山松培養杉樹發達之工已成。乃將山松砍下。以其材料用作木棚。或燒作焦炭。及柏油之用。如是以金錢毅力。慘淡經營者。年繼一年。未嘗稍弛。而森林遂得漸次成立。荒土亦日趨於膏腴矣。

其所用之杉樹。概以白杉 *Picea* 與紅杉 *Pinus*

resinosa 二種。白杉係從北美洲移來。甚適於風多

之地栽用。蓋此樹之禦風力。較他樹爲強。故森林之第

一層。以白杉與山松雜種。抵禦風力。而此層之後。則以

紅杉與山松雜種。其所用之山松。則爲 *Pinus Mont-*

ana 一類焉。故置蘭各地。均以松杉之森林。植

在四圍。如禦風之木柵然。中則以尋常秋落樹栽種。其

餘之空地。則種以薯芋。及他種穀類。每年收穫頗豐。蓋

各地之杉松森林成立後。荒地咸可耕種。卽至硯瘠之

地。亦能穫收五穀。且不僅使天氣宜於種植也。而該地

之情形。亦絕然大變。昔本浮沙茫茫。飛禽走獸。復然絕

跡。今則林木之中。麋鹿充斥。山鳩野鴨。均靈集於此中。

丹麥自墾荒會成立後。全國土地。約有七分之一。（約

二千五百英方里）均由浮沙成爲膏壤。今丹麥墾荒

會之提倡費。由政府每年支助者。已達美金十三萬元。

而私人之踴躍助捐者。其數亦與之相埒。馴至鄉僻農

夫。亦知種樹之益。凡稍有田地者。四圍莫不植以林木。而視爲至可寶之富藏焉。

昔人民之購買此種荒地者。概由於愛國之熱誠。並未

存圖利之意。嗣後林木日益發達。土地日形膏腴。人口

驟增。鐵道橫貫。由地所獲之利。倍蓰於所失。實出購者

意料之外。卽以柯寧一小村而論。此地位置於荒土之

中央。在一八六六年時。民之住居該處者。不過四千人。

今則已增至五千人矣。

瑞典及挪威遊記

北歐志異

孫經武輯

西歷一千九百零九年。夏間日本朝日新聞社。提倡周

遊環球事。應者五十餘人。水乘舟。陸乘車。奔波歐美兩

洲間。行抵俄京。要皆東歸。有安藤君者。獨留不去。遂又

有拉普蘭之行。七月十日。乘船下涅窪河。兩岸船廠棧

鐵之音聒耳。廠內大艦之未成者六艘。釘造頗形忙碌。

船出河口。重僅五六百噸。輕如浮水木葉。將橫絕波羅的海。掠瑞典諾威而過。探究極北拉普蘭一帶沿岸。意氣可謂豪矣。過克倫斯達特。此爲俄之北海軍港。海多島嶼。無島不有炮台。台皆露頂不掩。兩層三層。多開炮門。因島築堤。防波擁港。然其內可瞭望也。將抵芬蘭之路新福口。砲台適開砲。飛彈掠船側過。而落者兩三。每落一彈。簾水如柱。舟中人皆失色。始不知其爲何故。既而問之。則哥薩克炮隊。示威于芬蘭人也。蓋芬蘭人提議自治。俄政府使噉議員阻撓其議。芬蘭人怒。俄政府因使炮隊轟之耳。船入多島海。自芬蘭之阿勃口。至瑞典之斯突克和倫。約五百英里。海澄瀾穩。如泛舟湖中。有島無數。小如盆石。詭形異狀。點綴水面。有佳樹蔽之。間有瓦屋。輒房。逼近島岸。而無海潮衝蓄之虞。行四十五六點時間。皆如此。似天造地設。出於有意結構者。俯仰恍惚。心懷爲之一快。既抵斯突克和倫。舍船登岸。瑞典素饕俄人。聞日人來。迎接甚洽。逆旅主人。乃取日國

旗高插屋上。已而來訪者門不絕踵。斯突克和倫之市。就港勢起造。曲曲彎彎。海浸街脚。市枕海口。屋樹樓台。粉牆丹壁。倒影入水。隱約如畫。宛同浮城幻市。吐自靈氣。雖僻在北歐。而清麗非他市可及。街路交通。多用電力。又多出植物。以故造船諸專家。久有名于世界。又地產良鐵。鍊成小刀亦最銳。瑞典西岸。有格奧伯爾克。爲商貨總匯之區。自斯突克達特。至格奧伯爾克。有兩道焉。一由鐵路。一由運河。行旅之不過急者。由運河爲妙。最多興趣。運河開渠造閘。蓄水行高。殊爲異觀。船式自與他處不同。搬運貨船。汽鍋在船尾。船腹可以裝卸。自在有大山脈。全山皆巖石。山足處陷而爲谿。雪融水滿。盤旋而下。紆徐曲折。如蛇之行空。舟行其間。則後路之閘忽下水。俄長數尺。與前路之水相平。前路之閘乃開。如是者數次。船行漸高。已抵山腹。忽得一大湖。此爲威答倫湖。迨達湖心。又行兩山間。船漸行漸高。仍如前。遂入威涅倫湖中。湖面最大。高度亦達極點。盈盈一水。平